

目錄

序言：小心——工作進行中	vii
1 傑作：論工作的美好	1
2 工作神學：召命	25
3 世上無所事事的人和懶惰人，團結！	59
4 呼召的轉發、召命的變化	75
5 工作作為事奉，事奉作為工作	87
6 從克勞奇的立場看世界：工作——製造文化	109
7 新的平衡：工作與信仰、休息、玩耍之間的關係	145
未了的話：接受這工作，並……	175
註釋	189

序言

小心——工作進行中

感恩節前不久，我在翻看一份報紙時看到一幅政治漫畫。它描繪了兩個印第安人叉著一隻死火雞，走向一張桌子，那裏坐著幾個新英格蘭（New England）的清教徒，他們明顯在等待與當地人一起吃感恩節晚餐。印第安人離清教徒夠遠，以致後者聽不到他們說的話。其中一個印第安人向另一個說：「我不在乎他們有沒有好的工作倫理，他們是非法的外來人。他們應該回到他們的家鄉，在得到我們的准許下合法進入這個國家。」這幅漫畫將我們今天在美國經常聽到的，關於許多非法外來者的常見看法顛倒過來，令我笑了好一會兒。但這幅漫畫也暗示了一些它假設眾所周知的事情——所謂的清教徒工作倫理（Puritan work ethic）。

整體而言，基督教，特別是新教，都似乎將我們應該怎樣看工作這個問題，提到一個奇特的高度。工作是祝福還是煩擾？是責任還是特權？我們是為了活著而工作？還是為了工作而活著？雖然我們對清教徒工作倫理有一種慣性定

型，現代美國人，包括很多基督徒，對聖經實際上怎樣看工作，卻沒有多少認識，甚至完全沒有認識；聖經對於他們怎樣看「工作相對於遊戲」，或「職業相對於退休」，或其他相關課題，也沒有甚麼影響。從某種意義來說，我們很難怪他們——基督教神學家很少處理工作這個課題，而我們在這本書裏打算探討的，正是這個問題。

論工作的定義

在詹森 (David Jensen) 近期關於工作的研究中，他這樣說：「這個課題——人類的勞動——在大部分系統神學中，都不常見。基督教教義的編纂者並不經常探討工作這個課題，以它作為明確的神學主題。」¹如果你翻查聖經研究和系統神學著作的主題索引，你很少會找到工作這個主題，因為這些書籍很少討論這個課題！這多麼奇怪，特別是當聖經對工作——過去、現在、將來——有那麼多話說。讓我們看看詹森有益的總結：

聖經敘事充滿了工作。創世記的開頭描述上帝是工作者，在啟示錄最後一章新創造 (new creation) 的異象中，上帝在勞動。聖經所啟示的信仰，其中一個明顯的特點是，上帝並非坐在天上的寶座，遠離工作，以神聖的命令使事物出現。上帝與希臘—羅馬神話的諸神不同，後者不工作（或者以工作來懲罰

像薛西弗斯〔Sisyphus〕這樣麻煩的人），在無比美好的休息和默想中享用瓊漿玉液和仙果——而聖經中的上帝是工作者。²

但聖經絕對不單關乎上帝工作；它也關乎上帝的百姓工作，以及關乎他們參與上帝視為美好、上帝認可並實際參與其中的工作。

或許部分問題出在，我們從不費心從聖經的觀點提出和回答這個問題：**甚麼是工作**？我們的文化有那麼多工作狂，這些人是為了工作而活著，而非為了活著而工作，這是奇怪的。很多經濟學家將工作的定義，化約成最小公分母——**我們為了生活或生存而做的任何事情**。這個定義的問題不單是它太廣泛（畢竟，逃避一個跑向你的襲擊者或轉彎避免車禍，都是你做來求生的事情，但我們卻不稱它們為工作。同樣，進食和睡眠也不是工作，雖然我們做這些事藉以生存和成長），它也沒有神學成分。

我喜歡布赫納（Frederick Buechner）對工作的定義：「『你深刻的快樂』與『世界深刻的需要』相遇之處。」³這個定義的問題，是人們有可能在讀完上半句後便停下來。我們完全有可能喜歡做一些世界完全不需要的東西，就像那個製造全世界最大的錫紙球的男人，花很多年就他的愛好進行收集、組合，埋頭苦幹。當然，布赫納的整個定義強調一種喜悅和需要交匯而生的工作。

知道自己在做一些幫助別人的事情，總是令人感到值得。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一些事情，那些事情是那麼有意義，以致能夠拯救生命，你會覺得那十分值得。無論你是否感到喜悅，如果它能夠滿足世界真實和重要的需要，那便是好的工作，是我們應該做的。布赫納提出：在生命的深處，我們受造，是為了工作；當我們找到自己的呼召、目的、召命或事奉，如果我們實行它們，便會帶來很深的滿足。我自己可以證明這真理。我喜愛講道、教書、寫作。我很難想像自己成年後不做這些事情。這些事情帶給我很大的喜樂，也有望帶給別人相當大的好處。但說到底，布赫納的定義似乎過分集中在我們個人的滿足上，所以不算全然充分。

詹森對工作的定義含有神學成分，他說工作是任何懷著對自己、對別人、對自己的羣體、對上帝的責任感而進行的活動。⁴我認為這個定義的問題是，基督徒進行的**所有活動**，都應該屬於最後一個範圍。我指的是，所有工作都應該被視為上帝賦予我們的責任的一部分，無論它還有甚麼其他角色；而所有工作都必須能夠榮耀上帝和造就別人。正因為這樣，我會說，從基督徒的觀點，「參與戰爭是否合法的工作」是極富爭議的——如果登山寶訓描述的是耶穌的門徒應該怎樣生活、工作、行動。

沃夫 (Miroslav Volf) 也嘗試為工作下定義。他提出：「工作是誠實、有明確目的、具特定方法的社會活動，其主

要目標是創造產品或事態，能夠滿足工作的個體（working individuals）或其他受造物的需要，或（如果工作本身是主要目的）讓行動的個體（acting individuals）在活動本身的必要性以外，滿足自己的需要。」⁵根據這個定義，閒暇與工作相對，但當然，有很多活動似乎既不是閒暇，也不是工作——例如進食或睡覺，甚或呼吸。不過，我們要留意這裏所說的，工作和它的目的之間那緊密的連繫——滿足人的需要（沒有說明是哪一種需要）。

這個定義令我特別不滿意的，是它那基本上非神學的性質。沃夫真正強調的，是工作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，也就是滿足人類的需要。這樣，他可以將工作從嗜好區分出來。但事實上，某種活動既可以作為工作，也可以作為嗜好，兩者都可以是達到某一個目的的手段，而那目的，是外在於工作者進行工作的必要性的。例如：我喜歡安裝電腦，並為兒子安裝了一部，作為生日禮物，因為我知道他工作時需要一部電腦。我也可以去買一部電腦給他，結果是一樣的。我的勞動不是滿足那需要所必需的。但因為我將我的技巧運用在我喜歡做的事情上（不是作為「工作」來做），這樣，我所做的事情既可歸類為嗜好，也可歸類為工作，或兩者都是！不過，沃夫以下的強調是絕對正確的：基督教的工作神學（theology of work）如果幾乎完全建基於舊約的創造神學，是不足夠的。

神學家實際上很少討論工作，發現這現象可能令你驚

訝。事實上，第一本透徹的有關現代工作神學的著作，似乎遲至一九五〇年代才寫成；考慮到我們清醒的時間，有很多都花在工作上，這實在令我驚訝。⁶無論如何，基督的到來改變了終末的狀況。沃夫這樣說：「基督徒生命是新創造的聖靈中的生命，否則便完全不是基督徒生命。上帝的聖靈應該決定基督徒的整個生命，包括屬靈和世俗兩方面。因此，基督徒的工作必須在聖靈的啟發（inspiration）下，並根據將來的創造進行。」⁷現在我們有點方向了！這裏似乎正好有一個清晰的含義：聖靈永遠不會啟發人從事的工作，是基督徒永遠不應該做的；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：製造色情物品。

聖靈關乎工作的啟發，自然含有倫理的成分。肉體的工作（works of the flesh）不是聖靈的工作。我們稍後會更詳細討論這點。但基督徒的工作不單由聖靈啟發和促成；基督徒的工作也前瞻那來臨到地上的國度，那新創造；基督徒不應停留在舊創造，根據它的規則工作。因此我們可以提出以下這個基督徒對工作的定義：上帝呼召一個人去做，並給這個人恩賜去做的任何必須執行和有意義的任務，這些任務既為了上帝的榮耀，也為了造就和幫助人類，這樣的工作由聖靈啟發，預示新創造的實在。我們還可以補充說，任何這樣的工作都配得合理的報酬，因為「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」（提前五 18）。

我們在美國討論工作時的很多問題，都出於我們討論工作的進路和態度，建基於各種不合乎聖經的迷思。例如：我

們的生命應該有一段工作的時間，如果做得好，我們便有權退休，甚至是提早退休！我們在聖經哪一部分可以找到退休的觀念？找不到！就連在先知預想（envision）的末時，我們也找不到「不用工作的天堂」的意象。

工作是原初的創造設計的一部分，它也在新創造中出現。我們不應該將工作妖魔化或神聖化。⁸不過，如果我們稍為對比聖經中關於工作的創造和終末異象，我們可以說，在創造的記述中，工作是人類適合和受命去做的；而在終末的論述中，工作是聖靈啟發和給人類恩賜去做的，在其中，人類找到喜樂。工作是按著上帝形象受造的我們所固有的責任，因為創世記一章 26 節告訴我們，我們是按著上帝的形象受造的，受命管理創造。

現在讓我們看看以賽亞對末後的異象的描述，這段經文十分著名，也以被誤用和錯誤引述而著稱：

末後的日子，

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，

超乎諸山，

高舉過於萬嶺；

萬民都要流歸這山。

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，說：

來吧，我們登耶和華的山，

奔雅各神的殿。

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；

我們也要行他的路。

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；

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。

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，

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。

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，

把槍打成鐮刀。

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；

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。

雅各家啊，

來吧！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。

賽二 2～5

我們特別關注引文的結尾，就是粗體的部分。以賽亞預想終末的歲月，或末後的日子時，他沒有預想大規模停止工作。他預想的是大規模停止戰爭——如果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的話。「將刀打成犁頭，把槍打成鐮刀」的意思是，戰爭的武器可以變成工作的工具。以賽亞預想的最後或終末的狀況，他那平安、安好、和平的異象，不是不用工作的天堂，而是和平的世界——眾民敬拜獨一真神，一起工作，而不是互相爭戰。我們在以賽亞書六十五章 20 至 25 節，可以看到同樣的關乎終局未來（final future）的異象：

其中必沒有

數日夭亡的嬰孩，

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；

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，

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。

他們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；

栽種葡萄園，吃其中的果子。

他們建造的，別人不得住；

他們栽種的，別人不得吃；

因為我民的日子必像樹木的日子；

我選民親手勞碌得來的必長久享用。

他們必不徒然勞碌，

所生產的，也不遭災害，

因為都是蒙耶和華賜福的後裔；

他們的子孫也是如此。

他們尚未求告，我就應允；

正說話的時候，我就垂聽。

豺狼必與羊羔同食；

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；

塵土必作蛇的食物。

在我聖山的遍處，這一切都不傷人，不害物。

這是耶和華說的。

我們可以將以賽亞書這兩段經文和撒迦利亞書八章 10 至 12 節作比較，在那裏，天堂也涉及停止戰爭，而不是停止工作；因此，人們可以播種，也可以在和平中享受果子。工作明顯**不是**人類的困境；戰爭和人類其他墮落的行為才是。

耶穌在拿撒勒第一次講道時引述禧年的先知異象，指出祂令這預言成真，祂帶來了國度，當中涉及工作——包括醫治人的工作。耶穌的話並非出於偶然。我同意沃夫所說的，他說基督徒對工作的定義，必須考慮歷史在上帝手中走向哪裏，因此「對工作的神學詮釋，只有在它使工作轉化成更對應即將到來的新創造時，才是有效的。」⁹

因此，我們必須不斷問：這工作預示國度及其目的、目標、性質嗎？根據啟示錄二十一至二十二章，人類歷史的目標，或者至少其終局，是上帝、人類、其他受造物最終歸於和諧、平安、正面地持續發展的關係。我們的終末論必須模塑我們對我們的任務的異象。¹⁰這段經文也預想工作在國度中繼續存在。因此就工作來說，我們必定不能過分強調這個世代和將來世代之間的不連貫性。

也許，生命中、人類文化中真實、良善、美麗的東西，都會被除去罪污，留在新創造中。沒有美好的東西會浪費掉；我們的勞動不會是徒然的。工作固有的價值和良善會在國度中維持，正如所有受造物固有的良善和價值會得到維持一樣：「受造之物……脫離敗壞的轄制，得享上帝兒女自由

的榮耀」(羅八 21)。

正如很多註釋者已留意到，在我們引述過或間接提到過的先知式經文中，我們關乎終局未來的異象，似乎很大程度上是重演創世記二章的異象——一日是園丁，永遠都是園丁。用古老的德國神學用語，**結束時間**(Endzeit)就像原來的**最初時代**(Urzeit)，那時不再有墮落，陰暗不再籠罩大地，沒有勞動是徒然的，正如魯益師(C. S. Lewis)在《獅子、女巫、魔衣櫥》(*The Lion,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*)中所說，冬天必定有聖誕節。但即使在天堂裏也有勞動，無論是以前還是將來！¹¹

這就退休的整個觀念，提出了一些十分嚴重的問題，無論是在今生還是將來的世代。退休這觀念是否出自聖經？當國度全面臨到地上時，退休是否與聖經中關於我們的將來的觀念一致——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？這些是我們在這本小書中要詳細探討的一些事情。讓我再講一個故事。

二〇〇九年一月，我從亞斯理神學院(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)放安息年，在佛蒙特(Vermont)寫作。我決定花一個早上到韋斯頓隱修院(Weston Priory)禱告。大部分人都認為修道院是充滿禱告、敬拜、歌唱的地方，除此以外別無其他，住在裏面的人也沒有完成甚麼。這實在大錯特錯。

韋斯頓隱修院的修士依從本篤規則(Benedictine rule of *Ora et Labora*)——「禱告和勞動」或「禱告和工作」，包括

製造一些上好的槓糖漿和芝士，以及從事各種慈惠活動。這些修士絕對不是在晚年吃老本，也不是注目天堂，以致在地上沒有任何用處。事實上，我會說他們對事情有正確的看法，因為他們知道，「崇拜」的工作是我們在地球上進行的最重要活動，最能夠預示天堂的本質和國度臨在地上時將有的景象。¹²

我離開修道院時，留意到掛在小聖堂外的一幅橫額。它引述偉大的哲人和先知罕醉克斯 (Jimi Hendrix) 的話，他說：「當愛的力量勝過權力的誘惑時，世界便會認識和平。」唔，修士根據這個信念工作，耶穌也是這樣。不過，要留意：我用的是工作這詞。是時候讓我們開始從更合乎聖經，更配合國度的觀點思想工作的意義。讓這個序言成為給我們的呼喚，喚醒我們，致力重新思想工作。

1

傑作：論工作的美好

甚麼是——「天堂」——
誰居住在那裏——
他們是「農夫」嗎——
他們「鋤地」嗎——
他們知道這裏是「阿默斯特」嗎——
而我——也正來到——這裏——

狄金森 (Emily Dickinson)

我們的英格蘭是一個花園，這樣的花園的造成，不是靠
高唱：——「啊，多漂亮！」並坐在樹蔭下。

吉卜林 (Rudyard Kipling)

雖然耶穌平靜風浪，但祂沒有除去世界眾生的一切風浪；雖然耶穌醫治一些患病的人，但祂沒有在世上除去那些疾病。用約翰福音的「記號」語言（“sign” language）來說，耶穌的行動指向將來的世界，從而顯示以賽亞預想的那種世界正在到來。耶穌的記號，指向一個與別不同的將來，那將來是上帝為自然世界預備的。

范涵 (Terence Fretheim)¹

從創造和新創造的視角論工作

在某些時候，亞當承受著一個罪名，或者至少亞當的上帝承受著一個罪名。在某些時候，某些人誤讀創造和墮落的故事，得出結論，認為工作是墮落的結果，不是上帝原本對人類的創造設計的一部分。但當我們更細心地考究時，十分明顯的是，上帝的美好計劃總包括人類工作，或者更具體來說，是人類生活在工作和休息這個永續的循環中。用先祖的話說，只有當人們「歸了自己的列祖」時，才有永久的休息。永久的休息只在人們被埋葬，墓碑上寫著「安息」時才來到。泰勒（Barbara Brown Taylor）寫道，很多讀者讀到創世記一至三章時「都得到一個觀念，以為身體的勞動是上帝的咒詛的一部分——女人生孩子的痛苦和男人在田裏的勞苦——甚至把勞動本身與懲罰混淆。很明顯，事實不是這樣。人類的第一份神聖的工作，是犁地和照料大地。」²

即使只是短暫一瞥創造的故事，我們也可以看到，從一開始，工作便我們的基因裏面——上帝呼召人類遍滿大地，治理大地。正如范涵指出，創世記一章 28 節**治理**（subdue）這個動詞顯示，在墮落前，上帝的創造是「好」的，但這並不表示它是平靜和馴良的。受造物本身有一種固有的野性，有各種成長和發展的潛力。³而且，我們沒有理由以為治理大地是容易或浪漫的。想想像布恩（Daniel Boone）做的那令人疲累、疲倦的工作——在肯塔基（Kentucky）開路和治理荒野。⁴這才是墮落的結果。

人類墮落後承受的咒詛，關乎的不是工作本身，而是工作的**辛勞**。創世記三章顯示，男人和女人都會經歷「勞動／分娩的痛苦」——當男人治理美好的大地，女人生兒育女。但即使在這裏，關於女人，它所說的是她生產的痛苦會增加，這表示生產的過程本身是有痛苦成分的。痛苦不完全是墮落的結果。在這裏，創世記指出的是：「沒有痛苦就沒有生產。」還有另一個因素。保羅在羅馬書八章提醒我們，所有受造物都受墮落影響，正如他所說，受制於徒勞，因此像人類一樣，渴望得到解放。⁵大地本身不是處於最佳狀態，有些部分抗拒被使用和改變，更別提治理和照料了。

但那並非全都關乎治理不馴服和不受管治的大地。事實上，關於人類的工作和生命目的，最早的全景圖可以在創世記二章 15 節找到：「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，使他修理，看守。」人類的第一個職業似乎是園丁。「這裏顯示，人類的工作是有價值和尊嚴的，它服事上帝，也給人類的生命目的。在這裏，工作關乎創造的命令，上帝指定人類要做的事情。」⁶福里斯特 (W. R. Forrester) 在反思創世記一至三章時總結說：「人本來要成為園丁，但因為他的罪，他成了農夫。」⁷

不過，這一切都不應該令我們總結說，任何美好的工作本身都是無益的，或者是墮落的結果。事實上，即使是辛勞的工作，即使是辛勞的體力勞動，在聖經中也得到讚賞；而正如我們會看到，懶惰總是受到譴責。關於這個議題，在

一個十分重要的討論中，范涵得出以下重要的觀察：

創世記沒有把創造描述成一件已完成的作品，以紅色大蝴蝶結包裝起來，交給受造物，讓他們保存創造的原貌。創造不是一次過完成的作品。事實上，如果受造界維持上帝最初創造的面貌，會是上帝設計的失敗。從上帝的角度而言，世界需要工作；上帝希望世界不斷發展和改變，上帝徵召人類（和其他受造物）達成這個目的。從另一個角度看，上帝沒有在世界的第一週窮盡祂創造的能力；上帝繼續創造，並在召命中使用受造物，這召命涉及創造的形成。⁸

但我對這個研究的關注，不單是希望藉著糾正那些關於創世記一至三章的錯誤解經，以修正我們的工作觀。我的關注提出和回答一個問題：當國度來到，工作對我們而言，有甚麼不同？如果我們相信基督以祂的到來，改變了終末的景況，而這影響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對一切的看法，如此，工作對我們而言，有甚麼不同？

關於將來的國度，我們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，耶穌不是來為祂的追隨者宣告永恆的假期。耶穌在祂的教導中提到的禧年，並非表示那一年人們甚麼也不做，而是人們找到一種新的委身方式，做主的工作。看看耶穌在約翰福音九章 4 節

怎樣描述祂為甚麼來到地上：「趁著白日，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；黑夜將到，就沒有人能做工了。」在這段經文中，耶穌不是談及光明和黑暗，工作和休息這種我們全部人都不斷經歷的二十四小時循環。不，祂是從終末的角度看事情，而且帶著迫切性。祂相信祂在這地上的時間有限，祂也相信上帝給祂使命，要在這一生完成一些事情，祂知道祂需要做上帝差派祂做的事情。同樣，我們在地上也只有有限的時間，要完成上帝要我們做的事，因此我們對完成那工作，也應該帶著迫切性。

約翰福音九章 4 節對耶穌的描述，與聖經一貫描述上帝為一個活躍的工作者的敘述是一致的。祂不單是創造主，也是救贖主；不單是救贖主，也是維持者；在末後，祂也是「品質控制經理」——也就是評價我們的工作品質的審判官（參詩一〇七；約五 17）。如果如邁尼爾（Paul S. Minear）所強調的，聖經中的上帝「很大程度上是工作者」，⁹那麼耶穌也很大程度上是工作者這件事也就不令人驚訝——有其父必有其子。那麼，同樣毫不令人驚訝的是，一旦耶穌召聚了十二門徒，便差派他們兩人一組出去工作！

工作者上帝和祂的工藝

在某種意義上來說，我們從一開始便應該知道這點。畢竟，聖經不是描述上帝以祂雙手，在一開始使用地上的塵土創造了亞當嗎（創二章）？聖經不是還有其他地方，將上帝

描述為窯匠，不單創造人類，也創造整個宇宙嗎？詩篇八篇 3 節說，宇宙是祂指頭的工作！試想像這樣一位上帝：祂創造浩瀚的宇宙，就像製作一小片黏土一樣。或者看看約伯記三十八章 14 節：「因這光，地面改變如泥上印印，萬物出現如衣服一樣。」

再者，上帝沒有任由受造界自行運轉，自生自滅，就像佩利 (William Paley) 設想的「鐘錶匠上帝」。不，上帝親自實踐，持續不斷地修補和介入，就像總在工作的園丁或窯匠。舉例來說，我們看看以賽亞書四十五章 7 節和阿摩司書四章 13 節，以及其他經文怎樣揭示上帝為我們的世界所設計的特點，包括定季節、降雨、賜陽光（也參詩七十四 17 和耶三十一 35）。上帝創造動物（創一章；伯四十～四十一章），最重要的是，祂創造了人類這種動物。正因為這樣，關於上帝和祂的形象 (his image) 之間的關係，我們可以在以賽亞書六十四章 8 節中找到一個持久不衰、受人喜愛的意象：「我們是泥，你是窯匠；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。」事實上，耶利米甚至提出，上帝模塑母腹中未出生的嬰孩（耶一 5）。

有時，上帝身為窯匠、人類作為祂的器皿這個意象，提醒我們，作為器皿，我們不能質疑或批評我們的創造者，祂比我們更清楚我們受造是為了甚麼。當然，聖經也說我們受造，是為了工作、敬拜、休息、玩耍 (play)。「被製作的物豈可論製作物的說：『他沒有製作我？』或是被創造的物論

造物的說：『他沒有聰明？』」（賽二十九 16；也參賽四十五 9；羅九 19～24）。這個意象也表示，就像窯匠，上帝可以重塑或打碎祂所創造的。上帝親自實踐——甚至在初步創造了器皿之後。不僅如此。窯匠和器皿的意象還表示，不同的器皿是為了不同目的而受造，在這裏，我們進入人類召命的領域。

在大戶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銀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；有作為貴重的，有作為卑賤的。人若自潔，脫離卑賤的事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

提後二 20～21

留意提摩太後書這段經文的三個重點：（1）不同的器皿是為了不同的目的受造，但全都有目的；（2）任何器皿，如果自潔，便可以變得有用，實現光榮的目的；（3）所有自潔的器皿所做的，都是好的工作！人類要工作，而且不是做任何工作，而是做好的工作；我們的工作必須與我們受造的方式協調，以上帝賜給我們的能力工作，因此我們是為了最適合我們的召命工作。¹⁰

聖經絕對不是只以窯匠來比喻上帝是始終如一的工作者。聖經也描述上帝是金工、製衣者、服裝師、園丁、農夫、釀酒師、牧羊人、織帳棚的人、建築工人、建築師、音

樂家、作曲家。¹¹這大量關於上帝身為工作者的意象指出的是，上帝參與受造物生命中每一個美好的面向，祂是所有美好工作的啟發者和裝備者。這些意象也同樣指出，上帝示範美好的工作，事實上，我們成了上帝的同工，正如我們將會討論到的那樣。上帝不單示範不同工作，祂也與祂的同工分享創意和能力，祂選擇在羣體中工作，在創造的開端，祂便說：「**讓我們**造人……」從那時開始，便一直如此。范涵總結說：

雖然受造物的創造和生命深深倚賴上帝，但就開拓創造和延續創造來說，上帝選擇與受造物建立**相互倚靠**的關係。上帝的創造進路是羣體的，是帶有關係性的。在上帝開始動工的那一刻起，祂便在世界裏面工作，而不是在世界外面工作……上帝在創造中的言說，總是一種與他者的溝通，而不是由上而下的言說。因此，關於創造的經文顯示，上帝很有興致分享富創意的活動。¹²

雖然我會稍為修改這句話，說上帝有時確實在創造以外施行創造（act on the creation from outside of the creation；例如在祂的顯現〔theophany〕中），但基本上范涵是對的。不過，上帝的介入只在具體的時空中，作為上帝在創造界持續參與的補充。

我同意班克斯 (Robert Banks) 說的，我們不應該忽略或輕視這些比喻的意象，彷彿對於上帝或我們自己的重要事情，它們沒有告訴我們甚麼：

意象沒有令我們偏離對上帝的深刻了解，我們所留意的那些意象，將我們更深地引向上帝的意念。它們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是上帝的想像的呈現。它們更清楚地定義了上帝是誰和上帝的作為。它們也令我們每天所做的日常工作，更緊密地與上帝的性情和目的相連。¹³

這些比喻向我們顯示，上帝的確參與、喜愛平凡的事物。上帝不單對我們的「宗教」活動感興趣；祂也希望我們知道，我們所有工作，以及祂所有工作的目的和價值——無論那工作涉及創造還是再創造，發明還是救贖。

聰明人一點就通：論工作的目的

在不鼓勵我們有彌賽亞情意結 (Messiah complexes) 的情況下，我主張，對上帝是真實的事情，對每個按著上帝的形象受造的人也是真實的：我們蒙召成為工作者，那是我們在地上的目的和使命必不可少的部分；而由於我們現在有上帝在基督裏的拯救，我們要向世界宣告這消息，所以更要勤勞作工。我們在地上都只有有限的時間，無論短或長；我們

在地上都有由上帝賜予的目的，無論我們是否知道。

當然，人類可以經驗到的其中一件最悲慘的事情，是不知道自己一生應該**做甚麼**。為了避免這種感覺，我們必須緊抓住一點：相信上帝給我們的使命指向一個目標，用希臘語說，有一個 *telos*，它不單是終點，**它也肯定涉及要我們為了國度而工作——實際上是努力工作**。我們工作時一邊注目世界，明白時間在流逝。但如果我們為國度而工作，這表示我們對工作也有一個神學的視野，知道甚麼值得做，甚麼不值得做；我們也渴望討主人喜悅——祂是賜予我們這些任務的那一位；我們更帶著目的，追求卓越，因為任何值得做的事情，都值得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做好。簡單來說，我們的工作觀必須同時指向終末和倫理，同時帶有神學和目的論色彩。

論存有和行動

我們可以沒完沒了地辯論存有 (being) 重要還是行動 (doing) 重要，但事實是兩者同樣重要。我們要在基督裏**成為**新造的人，但正如保羅在以弗所書二章 13 節說，我們在基督裏被重新創造，「為了行善」，而不要只沉浸在我們的歸信經驗。我的同事有一個咖啡杯，上面寫著：

To be is to do (存有就是行動)

柏拉圖 (Plato)

To do is to be (行動就是存有)

亞里士多德 (Aristotle)

Do be do be do (行動存有行動存有行動)

仙納杜拉 (Frank Sinatra)

這個幽默的杯子顯示的是，存有和行動是頗為自然地交織在一起和互相倚賴的。基督徒應該十分了解這點。要從事基督徒的事奉或工作，你不能不先成為基督徒！這應該是明顯的。但重要的一點是：我們生命中的目的，涉及行動和存有，因此當我們不再有富意義和目的的事情做——這些事情令我們離開自己的安舒區，不縱容自己，不為自己的利益著想——便很容易感到生命無用或沒有目的。我不是說我們可以或應該把自己化約為「你之所行定義了你之所是」(you are what you do) 這條公式；我只是說，如果你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的，那麼行動是存有所必須的。當思及我們是誰，行動不再是不可或缺時，生命便沒有意義，離死亡不遠。

工作和休息的壞鬼神學

多年以來，我都因為很多基督徒對工作所持的搖擺不定的態度而驚訝。我認為這部分與我們的神學假設有關係。當我們假設，救恩純粹是上帝拯救我們，與我們自己的努力無關時，便很容易建立一種工作觀，視工作為不必要的，與我們的救恩沒有關係。太多時候，我們聽到信心和行為，或救恩

和行為，或恩典和行為之間的簡單對比；太多時候，這種黑白二分的對比，扭曲了人的工作觀。

我對此的回應是：當然，歸信肯定是關乎人憑信心藉著恩典得救，但隨之而來的，是保羅在腓立比書二章 12 至 13 節的挑戰，「恐懼戰兢**做成**你們得救的工夫。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**運行**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」也就是說，救恩涉及我們**做一些事情去實現它**（work it out）。成聖涉及我們的努力，不單是聖靈代表我們、在我們裏面動工。而且，任何關於活的信心（living faith）的真實定義，都印證了耶穌的兄弟雅各所告訴我們的——「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」（雅二 20）。你可以像鬼魔一樣「正統」（orthodox），他們在對觀福音中真確地承認耶穌是誰，但如果你不**踐行**上帝的旨意，你便沒有活出那真正帶來拯救的信仰，也沒有以那信仰生活。因此，**如果連救恩也涉及工作、敬虔、慈惠這些善行，那麼，即使是最自私和最自我中心的基督徒，也必須承認，工作不單對基督徒的幸福安好是必要的，也是基督徒一生的存有所必要的。**

如果你抽點時間探訪護養院，便很容易明白「生命有目的」和「有工作做」之間固有的連繫。在這些場所（有時稱為天堂接待室），你會遇到一些長者，他們整天在下棋、進食或看無意義的電視節目，少數人則去探訪朋友。如果你問他們，有甚麼困擾他們，或他們需要甚麼，你會不斷聽到他們很多人說的其中一句話是：「我只想有些有用或有意義的

事情**可以做**。我在這裏感到自己沒有用，好像被拋到生命的廢物堆上。」事實上，一個社會如果不像聖經說的，尊重那些金齡人士，向他們學習，繼續讓他們為國度做有意義的事情，這個社會便大有問題。

原來，我們美國的退休神學沒有真正的聖經基礎，只為那些被排擠到社會一角，被要求閉嘴，「退休」去吧的人，帶來沮喪和渴望，以及一種被遺棄的感覺。一方面，當長者被家人送進護養院或護老院，他們經常感到像被懲罰。他們像學生那樣疑惑：自己做了甚麼，應該得到這種對待？自己做錯了甚麼？為甚麼別人告訴他們，他們對社會或生命不再有貢獻？另一邊廂，那些提早退休的人則只想「狂歡」，在汽車保險杆的貼紙上，誇口說自己在花孫兒的遺產。這兩個退休的意象，都完全扭曲了聖經中關於人類生命的安息、休息或高峯的觀點。因此，我們在這本書必須做的，不單是重新發掘聖經中的工作觀，也重新發掘聖經對工作的反義詞，它沉默的伙伴——休息——的看法。因此，讓我們從合乎聖經、國度觀的工作定義開始。

工作涉及呼召

從聖經的角度看，工作涉及呼召、召命（vocation；不要與假期〔vacation〕混淆！），如果做得正確，也涉及事奉。我們往往以為「蒙召」是與某個婚姻伴侶一起，但事實上，聖經另外有許多「呼召敘事」（call narratives），在其中，上

帝呼召一個人去做某些事情，而不是呼召一個人去與某人結婚。後者偶然才發生，但在發生時，往往令人困窘不解——想想上帝呼召先知何西阿去娶一個妓女！我懷疑那時何西阿會否重複那古老的陳腔濫調：「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有一個奇妙的計劃！」

有些神學家——例如沃夫——反對視工作為呼召，也不認為呼召與召命相關。¹⁴沃夫稱工作為「恩賜」（charism；編按：或譯「靈恩」），個人得到恩典或恩賜去做的事情。我在這裏同意他肯定的事情，但不同意他否定的事情。在國度中，呼召和工作是相連的，這在耶穌最初對十二個門徒的呼召可以十分明顯看到。祂說的是：「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」（可一17）。跟從當然是行動，代表做一些事情，更準確來說，「**得人如得魚**」是關於工作的描述。或者我們來看看保羅的例子。他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驗，涉及他蒙召成為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。這是他將來的召命和工作，甚至他以前織帳棚的召命，現在也要為「向外邦人傳福音，將他們帶進國度」這更大的任務服務。在上帝的新秩序中，呼召、上帝授予的能力、恩賜、召命、事奉、工作，都是互有關連的事情。

事實上，當談到召命，聖經中關於蒙召服事、拯救、為上帝做一些事的課題，比任何其他課題都多。無論是上帝呼召亞伯蘭遷移，成為多國的父；或是上帝呼召摩西在埃及解

放希伯來奴隸；還是上帝呼召撒母耳膏立大衛；所有這些先知、祭司、士師、統治者、智者、僕人等等，都蒙召做某些特定、由上帝命定的任務，正如亞當夏娃在園子中一樣。工作將「蒙召的人的身分」和「實現這身分」交織在一起。

因此，我們應該視工作為個人的召命——一個人得到裝備、訓練或恩賜、經驗去做的事情。某些工作是為信徒的生命而設的。當然，某些關於工作的描述或召命，可能在上帝的指示下有所改變。馬克·吐溫 (Mark Twain) 曾經這樣說：

誰說「找到自己的工作的人有福了」？不管他是誰，他都是一個思想正確的人。要留意，他說的是他的工作，不是別人的工作。如果某種工作真正是某人自己的工作，它是遊戲，完全不是工作。做別人的工作，又不能失去它的人是受咒詛的。當我們談及世界上偉大的工作者時，實際上是談到世界上那些偉大的玩耍者。背負著重擔歎息流汗的人，永遠無望做任何偉大的事情。當他們的靈魂正準備對抗他們的手和頭腦所做的事情時，他們怎能做偉大的事情？奴役的產物，無論是智力上的還是物質上的，都永遠不可能是偉大的。¹⁵

「合乎道德的工作」的目的和目標

當做得正確時，工作不單目標明確，也有目的；也就是

©2017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信念再思叢書

工作：從束縛到自由

Work

A Kingdom Perspective on Labor

作者

韋特寧頓 Ben Witherington III

譯者

陳永財

責任編輯

余雪

裝幀設計

奇文雲海 · 設計顧問

出版 / 發行

基道出版社

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 號富騰工業中心 1011 室

LOGOS PUBLISHERS

Unit 1011, Fo Tan Ind. Centre, 26 Au Pui Wan St., Shatin, Hong Kong

電話：(852) 2687-0331 傳真：(852) 2687-0281

網址：<http://www.logos.com.hk>

承印

海洋印務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· 請勿翻印

© 2017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

6/2017 初版

Cat. No. LP944

ISBN: 978-962-457-536-1

© 2011 Ben Witherington III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

Work: A Kingdom Perspective on Labor

by Wm. B. Eerdmans Publishing Co.

2140 Oak Industrial Drive N.E., Grand Rapids,

Michigan 49505, USA

Chinese Edition © 2017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Hong Kong

除特別註明外，經文取自《新標點和合本聖經》，香港聖經公會版權所有，承蒙允許使用。

刷次	10	9	8	7	6	5	4	3	2	1
年份	2026	2025	2024	2023	2022	2021	2020	2019	2018	2017